

0025463

鬼倩狐情

## 情 狐 倩 鬼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湖南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字数：101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0000册

ISBN 7—5378—0601—2

I·579 定价：2.80元

## 目 录

白狐报恩记 ..... (1)

天阉书生 ..... (29)

月夜情狐 ..... (55)

鬼恋 ..... (75)

憨女蝶儿 ..... (93)

桑郎与鬼女 ..... (116)

## 白狐报恩记

---

山道曲折悠长，小轿忽闪忽闪。葛云鹏坐在轿内闭目冥思。这里已是他前来赴任的清安县境了。地处穷乡僻壤，这个县太爷不好当呐。由于旅途困倦，想着想着，他不由得随着轿子的悠悠晃晃打起盹来。

他似乎睡着了片刻，然后，忽然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所惊醒了。他坐正了身子，这才发现轿子已经停了，向外一看，四周都是火把，火光冲天。在火光中，是吆喝声，人声，叱骂声。

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葛升！”云鹏喊着，一面掀开轿门的帘子，钻出轿子来。

葛升急急地跑了过来。

“爷，您不要惊慌，是一群猎人。”

“他们要什么？为什么拦住轿子？”

“不是拦住轿子，他们追捕一只狐狸，一直追到这官道上来了，现在已经捉住了。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

云鹏好奇地说，向那一群持着火把的猎人们走去。猎人们知道这是新上任的县太爷，都纷纷让开了。云鹏一眼看到了那被捆绑着的动物，竟是一只周身雪白的狐狸！这狐狸在绳索的捆绑下，剧烈地喘息着。它那美丽的头颅微向后仰，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，带着股祈求的神情，默默地看着云鹏。

云鹏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来，他仔细地注视着这个动物。狐狸，他看过的倒也不少，但从没看过这样全身雪白的。而且，这只白狐的毛光亮整齐，全身的弧度美好而修长，那条大大的尾巴，仍然在那儿不安地摆动着。一只漂亮的动物！云鹏由衷地赞美着，不由自主地用一种欣赏的眼光，看着那只白狐。那白狐蠕动了一下，随着云鹏的注视，它发出了一阵低低的悲鸣，那对亮晶晶的黑眼珠在火把的光芒下闪烁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云鹏。云鹏望着那对眼睛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那样求助地哀恳地凝视着，那几乎是一对“人”的眼睛！云鹏猛然觉得心里一动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同时，使他更为惊异的是，那只狐狸的眼角，正慢慢地流出泪来！

一个猎人搭起了弓箭，对那只白狐瞄准，准备要射杀它。云鹏跳起身来，及时阻止了那个猎人。葛升走过来，对云鹏说：

“猎人们迷信，认为白狐是不祥之物，必须马上打死！”

“慢着！”云鹏说，转向一个猎人。“你们猎了狐狸，通常是怎么处置？杀掉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它那张皮值不少钱，尤其这种白狐狸。”

“这种白狐狸很多吗？”

“很少，老爷。这是我猎到的唯一一只呢！以前虽然也有白狐，总不是由头到尾纯白的。”

“这张皮能值多少钱呢？”

“总值个十两银子。”

“我用十五两银子买了这只白狐，可好？”云鹏问那个猎人，“你们愿意卖吗？”

那猎人“噗”的一声跪了下来，垂着头说：“老爷喜欢，尽管拿去吧，小的们不敢收钱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云鹏拍拍那猎人的肩：“把银子收下吧，不要银子，你们靠什么生活呢？葛升，把银子交给他们收下！”

那些战战兢兢的猎人们收了银子，他们跪在地下，齐声谢恩。云鹏笑嘻嘻地看着那只白狐：“现在，这只狐狸是我的了！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云鹏把手放在那白狐的头顶上，摸了摸它那柔软的毛，对它祝福似的说：“白狐啊，白狐啊！你生来稀罕，不同凡响，就该珍重自己啊，现在，好生去吧！森林辽阔，原野无边，小心不要再落网罟啊！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对猎人们说：“好了，解开它，让它自己去吧！”

猎人们面面相觑，没有表示任何意见，他们走上前去，三下两下就解开了那狐狸的绳索。除去拘束之后，那白狐立刻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摆了摆头，它抖动了一下身上的毛，就昂首而立。星光下，它浑身的白毛白得象雪，眼珠亮得象星，站在那儿，它有种难解的威严，漂亮而华贵。

“好畜牲！”葛云鹏点点头，挥了挥手。“不要管它了，上轿吧！我们又耽误不少时间了！”

他转过身子，上了轿。猎人们都俯首相送。他坐在轿中，拉开帘幔，对那些猎人挥手道别。轿子抬起来了，正要前行，忽然间，那只白狐跑了过来，拦在轿子前面。轿夫们呆住了，只愣

愣地看着那只白狐，云鹏也奇怪地望着它。那白狐低着头，垂着尾巴，喉咙里发出柔和的、低低的鸣叫，似乎有满腹感激之情，却无从表达。然后，它绕着轿子行走，缓缓的，庄严地迈着步子，一直绕了三圈。它在轿前又停了下来，低低颌首，又仰起头，发出一声短暂的低啸，就扬起尾巴，象一阵旋风一般，卷进路边的丛林里去了。

“君子有好生之德。”云鹏喃喃自语：“好好去吧！白狐。”

## 二

夏日的午后，总是倦怠而无聊的。云鹏坐在他的书房中，握着一卷元曲，不很专心地看着。他的小书童喜儿，在一边帮他摇扇子。上任已经半个月了，他已熟悉了这个朴实的小地方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民风恬淡而淳朴，很少纷争，县太爷的工作，是清闲而舒适的。

县衙门在全城的中心地带，一栋气气派派的大房子，门口有两个大石狮子守着。知县府邸就在衙门后面，前后三进，画栋雕梁，中间还有个漂漂亮亮的大花园。

云鹏已把家眷接来了，夫人名叫弄玉，长得非常雅丽，而且温柔娴静。如果说云鹏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弄玉生过两个孩子，都是女儿，一个叫秋儿，八岁，一个叫冬儿，六岁，从此，就没再生育过。因为没儿子，弄玉比谁都急，常常劝云鹏纳妾，但是，关于这一点，云鹏却固执无比，他常对弄玉说：“生儿育女，本来就是碰运气。倒是夫妇恩爱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本不相识，因父母之命而成亲，难得彼此有情，这是缘

份。如果为了生儿子而纳妾，那个姨太太岂不成为生儿子的工具？这是糟蹋人的事，我不干！”

听出丈夫的意思，似乎只要碰到了知心合意的人，以“情”为出发点，则纳妾未尝不可。于是，弄玉买了好几个水葱一样的标致丫头，故意让她们侍候云鹏，挑灯倒茶，磨墨摇扇……但是，那云鹏偏偏不动心，反打发她们走，宁愿用小书童喜儿，弄玉也就无可奈何了。私下里，丫头们称云鹏作“铁相公”，说他有铁一般的心肠，怎样如花似玉的人儿，他都不会动心。

现在，这个“铁相公”就坐在书房中，百无聊赖地看着元曲。屋里静悄悄的。忽然，从那靠窗的一扇窗子外，传来一阵女子婉转而轻柔的歌声。云鹏不由自主地精神一振，侧身倾听，那歌声凄楚悲凉，含悲带泪，唱唱停停，婉转凄切，令人鼻酸。而在歌声之中，又夹着许多嘈杂的人声和叹息声。云鹏身不由己地坐正了身子，对喜儿说：“喜儿，你去看看，是谁在唱这样悲惨的曲子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喜儿去了，云鹏仍然坐在那儿，听着那时断时续的歌声。越听，就越为之动容，片刻之后，喜儿来禀报说：“爷，外面有个唱曲儿的小姑娘，在那儿唱着曲子，要卖身葬父呢！”

“什么？卖身葬父？”云鹏惊奇地问。

“是呀，她说她跟着父亲走江湖，父亲拉琴，她唱曲，谁知到了咱们这里，她父亲一病而亡，现在停尸在旅邸中，无钱下葬，她愿卖身为奴，只求安葬她的父亲。”

“哦，”云鹏沉思着。那歌声仍然不断地飘了过来，现在，已唱得格外悲切。

“葛升，你去把她带进来，我跟她谈谈。”

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葛升鞠躬而退。喜儿走过来，依然打着扇子。一会儿，那歌声就停了，再一会儿，葛升已在门口大声口禀：

“唱曲儿的姑娘带来了，爷。”

云鹏抬起头来，顿时间觉得眼前一亮，一个少女正从门口轻轻的，缓缓的走进来。她浑身缟素，从头到脚，一色的白，白衣，白裳，白腰带，白缎鞋，发髻上没有任何珠饰，只在鬓边簪着一朵小白花。那少女站在他面前，头垂得那样低，他只能看到她那小小的鼻头和长睫毛。她低低衿衽，盈盈下拜，口齿清晰地说：“小女子白吟霜叩见县太爷。”

“不用多礼了，站起来吧，姑娘。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我姓白，名叫吟霜，吟诗的吟，冰霜的霜。”

“好名字！”云鹏喃喃的说，盯着她，“你抬起头来吧！”

白吟霜顺从地抬起头来，那乌黑的眸子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又那样明亮，那样晶莹，里面还盛满了凄楚，哀婉，与求助！他注意到了她那份非凡的美。虽然脂粉不施，她的皮肤细腻如雪，再加上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更显得眉目分明。白吟霜，好一个名字，她有那份纯净，也有那份清雅！

“你父亲过世了吗？”云鹏问。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如果我给你钱，让你安葬了父亲……”

“小女子愿为奴婢。”白吟霜立即跪了下来。

“别忙！”云鹏摆了摆手。“我的意思，是问你葬了父亲之后，能够回家乡吗？你家里还做些什么人？”

“哦！”吟霜愕然地抬起头来，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云鹏。“禀老爷，我母亲早已去世，家乡中已无亲

人，我跟着父亲，多年流浪在外，和家乡早已音信断绝。所以，求老爷恩典，安葬老父，并求老爷也收容了我。我愿留在老爷家，侍奉夫人小姐。我虽不娴熟针线女红，但可以慢慢学习。”

云鹏凝视着那张雅致清丽的脸庞，沉吟久之。然后，回过头去，对喜儿说：

“喜儿，带这位白姑娘进去，见见夫人，问夫人愿不愿意留下来作个伴儿？”

“是，爷。”喜儿应着。

“谢老爷大恩！”吟霜俯伏在地，再起来时，已泪盈于睫了。跟着喜儿，她低着头，退出了房间。云鹏动容地看着她盈盈退去。

不一会儿，弄玉的贴身丫头采莲喜孜孜的跑了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爷，夫人说，她喜欢白姑娘喜欢得不得了呢！她说，说什么也得留下来，她怎么也不放白姑娘回家去了呢！”

云鹏欣慰地想，这白吟霜，她可真有人缘呵！

### 三

于是，白吟霜在葛家留下来了。

由于弄玉的宠爱，不把她当作一个丫头，葛家上上下下都尊称她一声、“白姑娘”，不敢怠慢她。弄玉拨了几间房子给她住，又派了两个丫头侍候她，她也俨然过起半主半客的小姐生涯来了。平日无事，她常教秋儿和冬儿读书认字，也陪伴弄玉做针线，偶尔，当云鹏高兴的时候，她也会在席前献唱一番。

至于葛家的下人们呢，自从吟霜进门，他们就盛传起“白

狐报恩”的故事来了。本来，云鹏救白狐的事，是整个清安县都传说不衰的。而这白吟霜，永远是一色的白衣白裳，走路轻悄无声。于是，吟霜是白狐所幻化的说法，就变成一项不疑的事实了。下人们对于“鬼狐”，一向有敬畏之心，因此，他们怕吟霜，也敬吟霜，碰到灾难和难题，也会去求吟霜“消灾解厄”。不过，他们虽在背后谈论吟霜是白狐，当吟霜的面，却谁也不敢提一个字。而吟霜呢？对于大家的议论，她也都知道，但却置若罔闻，好象根本没这回事一样。只是恬淡安详的过日子。对云鹏夫妇，谦恭有礼，对秋儿冬儿，爱护备至。但“白狐”故事传说不已，连弄玉也听到这些传说了。她曾笑着对云鹏说：“古来笔记小说中，记载了不少关于狐妾的故事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，”云鹏正色说：“第一，吟霜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一只狐狸。第二，我留吟霜，只因为她无家可归。如果转她的念头，那不就成了‘乘人之危’的小人了？我没有那种非分的企图，只想慢慢帮她物色一个合适的人，让她嫁过去，陪一份妆奁给她，让她好好的过日子。”

“我看，你还是慢慢来吧，”弄玉说，“吟霜常说，死也要死在咱们家呢！”

“她那是说傻话！”

“本来么，人家的命都是你救的呀！”

“你真相信她是只狐狸吗？”云鹏不耐地问。

“我希望她是。”弄玉笑吟吟地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如果她真想报恩，头一件事，就该让你有个儿子呀！”弄玉笑得含蓄：“我并不管她是不是狐狸太太生的！只要有个儿子就好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云鹏笑骂着，瞪着弄玉，他不能不怀疑，弄玉那样热心地留下吟霜，是不是一件别有动机的事？

但是，吟霜到底是人是狐呢？在葛家，却陆续发生了好几件奇妙的事情。

首先，是弄玉的一个丫头，名叫香绮，只有十五岁，因为长得非常白净，而又善解人意，所以深得弄玉的喜爱。凡是弄玉的簪环首饰，都是香绮在管理。一天，弄玉要戴一个翡翠镯子，却遍寻不获，询问香绮，香绮也答不出来。于是，大家翻箱倒篋地寻找，只是找不出来。香绮因为是自己的责任，急得直哭，那镯子偏又值点钱，于是，丫头老妈子都脱不了干系，大家就都急了。一个老鸨子张嫂提议，不妨下人们都打开自己的箱篋搜一搜，免得大家背黑锅。这样丫头老妈们都打开自己的箱篋了，镯子仍然没有寻着，但是却无巧不巧地在香绮的箱子角落里，翻出了那装镯子的荷包儿，镯子显然已脱了手，荷包却遗忘了。监守自盗，弄玉气得脸发白，一叠连声叫捆起来打。香绮却极口的声称冤枉，拿着绳子要上吊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吟霜进来了，香绮一看到吟霜，就象看到救命菩萨似的，倒头就拜，边哭边拜地喊：“白姑娘，只有你能救我，求你救我！你一定知道镯子哪儿去了？”

吟霜弄明白了事情经过，沉吟片刻，她把弄玉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

“香绮是冤枉的，她没偷镯子，您真想抓到那偷镯子的人，夫人，我看，您把张妈捆起来问问看吧！”

弄玉将信将疑，却依言捆起了张妈，一问而得实。果然，镯子是张妈偷的，却把荷包塞进香绮的箱子里栽赃。

对于这件事，云鹏也颇为惊疑，私下里，他曾询问吟霜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偷东西的是张妈？”

“其实很简单，爷。”吟霜笑容可掬。“您想，香绮是自幼儿卖到咱们家的丫头，她又不缺吃的喝的，要偷镯子干嘛？那张妈在城里有她儿子媳妇一大家子人呢，一定有人接应，把镯子拿出去变卖。而且，我跟着我爹跑江湖，怎么样的人都看过，很相信看相之说。香绮虽是个丫头，却长得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，那张妈神色仓惶，眼光刁猾，一看就不是正类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在这儿雇的老妈子也不止张妈一个，你怎能断定是张妈偷的呢？就靠看相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吟霜笑着说：“只因为首先提议搜箱子的是她，我觉得，她好象胸有成竹，知道搜箱子的后果似的。”她垂下眼睑，有些儿羞涩地补了一句：“本来嘛，这种事儿，总要靠点儿猜测的！”

云鹏瞪视着她，沉吟道：“我看你的猜测很有效呢，以后，我如果碰到疑难的案子，恐怕也要借助你。”

真的，没有多久，云鹏就借着吟霜的“猜测”，破了一件家庭纠纷的案子。

案子是这样的。有一个开皮货庄的商人，名叫朱实甫，家里原有元配孔氏，今年初，又娶了一个姨太太高氏，这高氏只有十八、九岁，长得非常漂亮。朱实甫中年纳妾，当然很宠爱她。没几个月之后，姨太太怀了孕，从此家中就不太平。大概姨太太非常忌妒大妇孔氏的儿子兴儿，因此，兴儿常常哭哭啼啼地奔去找父亲，身上伤痕累累，一经询问，却是姨太太高氏所为。朱实甫心里虽然很不痛快，但是，实在喜爱高氏，迷恋之余，也不愿深究。于是，事情就发生了！这天下午，兴儿肚子饿，吵着要吃东西，孔氏就去厨房做合子给他吃，当时高氏也在厨

房中帮忙。合子是一种北方的面食，是用两张烙饼，中间夹着韭菜肉丝，相当于馅饼一类的东西。兴儿吃了一半，忽然舌头觉得一阵刺痛，吐出嘴里的东西一看，竟有一根细针，贯穿在韭菜茎中，兴儿大叫“有人要杀我！”扑奔父亲。朱实甫查问之下，知道高氏也在厨中，不禁大怒，这次实在忍无可忍，所以绑了高氏到衙门里来见官。

云鹏看那高氏，颇有几分姿色，但是并不象个奸刁的妇人，一经询问，只是垂泪，再三呼叫：“大老爷明察！”

云鹏有些疑惑，心想姨太太要谋杀大妇之子，倒也可能，用针混于食物中，这谋杀方法未免太笨。再问高氏，孔氏待她如何，高氏却极口称扬，再问孔氏，高氏是否有僭越之处，孔氏却叩着头说：“妹子不是这样的人！”

问她喜欢高氏么？她却又说喜欢。

云鹏失去了主意，只得把高氏押在牢中。回到府邸，云鹏忽然灵机一动，请来吟霜，他把整个案子告诉吟霜，问她说：

“凭你的‘猜测’，高氏是罪犯吗？”

吟霜沉思了半晌，说：

“这件案子可能正相反，我们只想到姨太太会猜忌大妇之子，又焉知道大妇不会猜忌姨太太之子呢？现在高氏又得宠，又有了身孕，万一生子，必然更加得宠。或者，这是大妇自己做的，为了陷害姨太太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过，”云鹏说：“可是，那大妇孔氏，完全是个老实人，话都说不清楚，我实在无法相信她会如此刁滑。或者，你应该给她们看看相。”

“爷，”吟霜笑着说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哪！这样吧，我姑且试试看，明天您再审问她们一次，我在帘子后面偷看一下。”

于是，第二天，云鹏再将一干涉案之人，重审一次。吟霜在帘后偷窥。云鹏下堂后，吟霜笑吟吟的说：“爷，您叫人把那孩子兴儿传来，让我和他谈谈，保管那罪犯就手到擒来了！”

“世界上最敏感的莫过于孩子，谁要害他，兴儿一定心里有数。”

云鹏扬了扬眉，此话颇为有理。他即刻令人传兴儿来，片刻之后，兴儿到了，那孩子长得倒是一股聪明相，一对骨溜溜的大眼睛，机伶伶地转着，不住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“哎，你就是兴儿吗？”吟霜温柔地问，笑嘻嘻的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爹疼你吗？娘也疼你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姨娘呢？”

孩子的大眼睛一转，撇了撇嘴：“她是坏女人，她要杀我！”

吟霜的脸色陡的一沉，笑容尽敛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她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哪，把这奸刁的坏孩子捆起来，给我一个烧红的烙铁，我要把这张说谎的嘴给烧烂，看它还胡说八道，造谣生事不？”

孩子吃了一惊，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簌簌发抖，一面挣扎，一面极口的嚷着：“我不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“说，伤痕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吗？针也是你自己放到饼里去的吗？快说！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我。”

“谁教你的？为什么？”

“是金嫂，她说姨娘生了弟弟，爹就不疼我了！”孩子哭着说。

“金嫂是谁?”

“是我家老佣人。”

案子就这样破了，一切都是老佣人教唆着小主人做出来的，那老佣人因为和高氏的丫头吵了架，怀恨在心，所以想出这样一条毒计，孔氏也完全不知情。而孔高二氏，私下交情还相当深笃呢！事后，云鹏对吟霜说：

“我实在服了你了，你怎么会怀疑到孩子身上去的呢？”

吟霜笑了。“爷，你就当它是某种奇异的‘感应’吧！”吟霜说，巧笑嫣然。云鹏望着她，不能不觉得一阵心旌摇荡。

这是吟霜参与云鹏审案的开始，以后，云鹏就经常依赖吟霜的“猜测”和“感应”了。她的猜测总是那样迅速而又准确，永远使云鹏感到一份崭新的惊奇。有时，他也会想，或许她真是那只白狐所幻化的了。

就这样，一两年的时光就过去了，吟霜孝期既满，却仍然酷爱白衣，依然是一色的白，只偶尔在大襟上绣点儿小花，却更加显得雅致和俏皮了。

这年冬天特别冷，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雪，灯节才过没多久，云鹏的小女儿冬儿病倒了。起先，大家都认为小孩子受了寒，吃点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谁知几天之后，却发起高烧来，周身火烫，饮食不进。请了医生来，也不管用，高烧持续不退。全家都慌了，弄玉整天整夜地守在冬儿床边掉眼泪。三天之后，冬儿已不会说话，只是昏迷不醒地昏睡着。全家人都认为冬儿没有指望了。

这晚，冬儿的情况更不对了，她已经抽了好几次筋，浑身都蜷缩得象个虾米一样。弄玉更哭得死去活来，搂着冬儿，心肝宝贝的叫个不停。整间屋里，一片凄凉景象，吟霜也忍不住



泪下如雨了。就在大家都哭成一团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丫头香绮扑过去，一下子就跪在吟霜面前，倒地下拜，哭着喊：“白姑娘，您救救咱们小姐吧！我知道，您是可以救她的！您救了咱们小姐，我供上您的长生牌位儿，每天给您焚香磕头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弄玉，她虽然从不深信吟霜是白狐的说法，可是，在一份母性的绝望之下，她也神经质地跟着香绮喊：“是的，吟霜，你救救冬儿吧！发挥你的神力，救救冬儿吧！”接着，弄玉“噗”的一声跪下去了，嘴里乱七八糟的哀求着：“吟霜，好妹妹，你就看在云鹏的面子上，救救这孩子吧，我会一生一世报答你，永远不忘记你的大恩大德！吟霜，求求你……”

“哎哎，”吟霜无奈地看着弄玉。“夫人，你起来吧！让我看看冬儿去，说实话，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救她呀！”

“只要你肯救，你一定能救的！”弄玉慌忙站起身来，让开身子。

吟霜走到床边来，她俯身仔细地看着冬儿，把手压在冬儿的额上，试她的热度，再握起她的手来，诊了诊脉，然后，她把手探进冬儿的衣领里，摸了摸她的颈项。云鹏惊奇地看着她，难道她真是只狐狸？难道她真有办法救这个垂死的孩子？吟霜诊视完毕，她抬起头来了，下决心地说：“我必须请你们统统回避，我需要一夜的时间，你们把这孩子交给我！爷，夫人，你们请退吧，不妨在佛堂里点上一柱香，求神保佑吧！”

云鹏和弄玉退了出去，留下香绮帮忙，一面吩咐烧开水送去。一会儿，香绮也退出来了，她说，吟霜要她帮忙，把冬儿的衣服全部脱光，把床的四周全放上大桶大桶的开水，就把她赶出来了，而且紧闭了房门。

黎明的时候，冬儿的房门终于打开了，吟霜出现在房门